

中国当代实力派
作家大系

张炜

小说精选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张炜小说精选

张
燕
编

张炜小说精选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

新华书店经销 汉中地区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4.5 印张 7 插页 320 千字

1996 年 2 月第 1 版 199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10000

ISBN 7—80605—278—X/I·235

定价: 17.90 元

出版说明

- 一、当代实力派作家大系的入选作家，是那些曾经在新时期文学中显示过实力并将继续显示实力的作家。
- 二、所选的中短篇小说均为各位作家的代表性作品。
- 三、出版当代实力派作家大系旨在文化积累，旨在为文学史提供一个区域性的归纳。该大系不薄流派，亦不唯流派。
- 四、大系只出精装本是出于收藏的考虑。每种书后附有作家著作目录、作家系年等文献资料，是为研究者提供工作参考。
- 五、大系所收作家不排名次，仅以发稿先后为序。



张 炜近照

张炜简历

张炜,1956年生于山东省龙口市,原籍山东省栖霞县。

1980年毕业于烟台师专中文系,长期做档案资料编研工作。1988年始为山东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及作协副主席。

1980年开始发表小说、散文、文艺杂论等,出版单行本20余部,主要有长篇小说《古船》、《九月寓言》、《柏慧》,短篇小说《声音》、《玉米》及散文《融入野地》、《夜思》等。

作品曾在国内多次获奖。

1988年起长期旅居胶东半岛,搜集研究民间文学资料,并任“中国国际徐芾文化交流协会”副会长。

目 录

烟 叶	(1)
满地落叶	(7)
三 想	(23)
冬 景	(43)
玉 米	(59)
如花似玉的原野	(74)
(王血、蜂巢、绿桨、夜海、怀念黑 潭中的黑鱼、头发蓬乱的秘书、一 个人的战争、背叛、阳光、造船)	
护秋之夜	(175)
海边的风	(239)
蘑菇七种	(323)
附录一：张炜作品系年	(435)
附录二：获奖作品选目	(455)
附录三：评论文章选目	(456)

烟 叶

从月亮的位置来看，天是到了午夜了。露水真盛，烟叶上湿淋淋的，像刚落过了一阵小雨。水珠挂在叶子的边缘上，在月色里闪着亮。田野上到处都是“嚓嚓”的声音，不知有多少割烟刀正从烟秸上划过。

年喜割着烟，老打哈欠。有一次烟刀削下去，差点儿削了手指，他心里一惊，睡意立刻没了。

邻地升起一堆火，颜色很红。他立刻觉得身上冷起来：摸摸棉衣，棉衣已经湿漉漉的了……他迎着那火走了过去。

跛子老四就坐在火边上割烟。他原来先将烟棵齐根斩断，再坐下来割烟叶。他的面前就放着一块被烟汁染绿的木垫

板，几柄形状不同的烟刀。他的身侧还放了一个录音机、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。他就像没有看见有人在旁边蹲下来一样。

年喜在看他割烟：一个又高又大的烟棵放到垫板上，接着被一只大手按住，另一只手伸下刀来，“哧哧”地割起来。仿佛只用了刀尖，左一拨右一拨，每个烟叶就带着属于它的那截烟骨掉下来了，而且顶叶、中叶和底叶各自分开，所带的烟骨的形状也有所不同。

真好刀法。这简直不是割烟，是熟练的医生解剖一个什么生物。年喜对跛子老四佩服极了。

“四叔，该歇歇了。”年喜两手抄在袖筒里，说。

跛子老四当啷一声摔了刀子，说：“歇歇！”

他从火堆里面掏出一个大泥蛋，砸开，露出喷香喷香的肉来。他又找出了一个瓷酒瓶儿，对在嘴上喝一口。他一手将酒瓶递给年喜，一手撕下一条肉来放进嘴里。

“什么肉味？”年喜喝了酒以后问。

“好酒啊！”跛子老四抹抹嘴巴说。

“什么肉味？”

跛子老四头也不抬：“你就吃罢！”……

喝过几口酒，两个人的脸都红了。跛子老四的话开始多起来。他问年喜烟割了一半没有？年喜说没有。他失望地摇摇头，嘴里发出“嗜嗜”的声音。他说：

“你割烟怎么不在地里生堆火呢？割了手怎么办？”

年喜说：“我看好多人也不生火……”

“他们！”跛子老四抬头往远处瞥了一眼，生气地说：“你能跟他们学吗？跟他们学能成个好务烟把式吗？一夜一夜坐在地里，没有火，寒气都攻到身上去了；再说这火苗一跳一跳，也

是你在烟地里的一个伴儿；想吃什么了，放火里烧烧就是……怎么能不点一堆火?!”

年喜笑了。

刚毕业回村时，年喜就觉得这个拐腿老四有意思。一块儿在海滩上种花生时，他发现对方能趁那条跛腿着地时将花生种扔进坑里，十分省力、十分巧妙……烟田承包后，跛子老四的烟叶又是全村里最好的！……

跛子老四又喝了一口酒，开始抽烟了。他的烟袋很奇特：烟杆儿只有二寸长，烟锅儿也只有大拇指甲大。年喜忍不住问：

“这么小的烟袋锅呀!”

跛子老四磕了烟灰，又重新装上一锅烟。他厚厚的眼皮抬也不抬，说：“我还嫌它大哩!”

年喜又撕了一块肉吃。这肉真是香极了。他从小心里羡慕起跛子老四晚上的生活来。

跛子老四连吸了五六锅烟，就将小烟斗递过来。

年喜连忙摆手：“不会，我不会吸烟，吸了咳嗽……”

跛子老四大失所望地收起烟斗说：“年喜你啊，嘻嘻！……你完了。”

“我怎么就完了?”

“种烟人不会吸烟，还不是完了?”

年喜红着脸说：“好多人就不会吸的……”

跛子老四生气地蹲起来：“我说过一遍了——你能跟他们学吗？跟他们学能成个好种烟把式吗？你不会吸烟，能知道你种的烟叶什么味道么？烟叶到了集市上，你得轮番尝一遍，什么味儿要什么价钱！嘻嘻……”

“味儿能差多少!”

“什么?!”跛子老四气愤地站起来：“种烟人不就求个‘味儿’吗？差多少？差一丝也别想瞒过我……”

年喜就让他转过身去，然后分别将一个顶叶、中叶和底叶放在火上烘干，揉碎了分开让他尝。他每种只吸两口，就分毫不差地指出：这是顶叶，这是中叶，那是底叶子！

年喜惊讶地看着他。

“别说这个，你就是使了什么肥，也别想瞒我……”这倒有点玄。年喜跑到自己地里取来几片不同的烟叶，烘干了让他吸。他这回眯着眼睛，再三品尝，最后说：

“这份烟叶味儿厚，使了豆饼！那份辣乎，使过大粪！那份平和，大半使了草木灰……对不对？”

年喜拍打着手掌，连连说：“绝了！绝了！”

跛子老四摇着头：“到底是个‘学生’，……这有什么绝的！种烟人就得这样。”

他说完又喝了一口酒，擦着嘴巴说：“好酒啊……”

年喜长时间没吱一声，他在想着什么。

跛子老四放下酒瓶，惬意地往火堆跟前凑一凑。停了一会儿，他又回手按了一下录音机。

有个女人在里面唱。是一首近来常常听到的歌，但年喜记不起这叫什么歌了。……他请跛子老四重新按一次。

……

烟叶丰收了。

多么叫人喜欢，

我们拣烟叶，

不怕劳累加油干，

一片片呀拣起挂在小棚间。

“嘿嘿，是唱‘烟叶’的！四叔你听……”年喜可听明白了，叫着。

我们把晒干的烟叶，
一捆捆包扎严，
把它送到远方，……

跛子老四笑着说：“她要不是唱烟叶，咱还听么？”

年喜笑了。

跛子老四烘着手，又转过去烘着后背。他说：“种烟人不易哩。你想想从种到收，在这田里熬了多少夜？割了烟再晒干，一夜一夜都得在这地里守着，不易哩！生一堆火，喝口酒，身上热乎起来，这就不怕湿气了；吃点东西，长一些精神，一些劲头，这半夜才能熬过来。吸烟也是长精神的好办法……”

“录音机也是好东西。”

“好东西！一个人孤孤独独地坐在烟地里，就好听它说唱了。听它唱唱也有好处。又不是今天做了明天不做，不是；这一辈子都得在这烟地里做活了，就是这样！你多想想这是一辈子的事，你就不会马虎了。你就会想想办法，把日子过得有意思些。”

“一辈子”三个字使年喜心里沉重起来。他不由得要去想今后那漫长无边的种烟的日子，那数不清的劳苦和欣喜……他仰望着闪烁的北斗，心头升起一股肃穆的，冷峻的感觉。……

“四叔！……”

年喜叫着，可他也想不起要说什么。

跛子老四就像没有听见。他欠身去给火堆上加几块木头。坐下来，他把剩下的一点肉吃了，又饮一口酒，惬意地咂着嘴。

年喜盯住了那从肉团上剥下来的泥巴，问：“这到底是什么肉呢？”

“刺猬肉……”

年喜感兴趣地咂了咂嘴。他说：“我还以为你是从家里带来的什么肉哩，嘿嘿，想不到……”

“成夜地坐在外边，该吃点野物。”跛子老四站起来往西望着说：“我在河湾上下了‘撞网’，堤下坡设了野兔子的拦扣……停一会儿我就去转转，弄着野物就捎回来。”

年喜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过跛子老四。他自语似地说：“这些方法，别人都不会……”

跛子老四转过身来：“我早说过，你能跟他们学吗？跟他们学能成一个好种烟把式吗？！……”

年喜点点头，往火堆前凑了凑。

1984年10月30日

满地落叶

一九八五年秋天我在胶东西北部小平原的一个果园里住了一个星期。当时正是采收苹果的季节，每天看到的都是红色的大苹果在人们手里滚来滚去。这里没有正式招待所，我就住在果园子弟小学的闲房子里。学校大约处在园子当心，因为我出来散步，无论朝哪个方向走，都看不到园子的边缘。

孩子们差不多都有一副圆圆的脸庞，让人想到大红苹果。他们笑吟吟地看着我，虽然顽皮，但似乎又比外地孩子多了一些大方和洒脱。他们和我开玩笑，有时把我围起来；直到不远处传来一声召唤时，他们才从容不迫地离开。

我听不清召唤他们的是一种什么声音。这声音大致上是柔和轻微的，不容

易辨析。一个人刚刚来到密密的果林之中，耳膜不会适应这里特别的音响。比如我开始的几天就弄不明白这果园是嘈杂的还是宁静的？风吹树叶的声音、蜂与鸟的嗡鸣、人的声音，一切都融合在一起，细碎含混。人的周身被园里的风洗过一遍，轻松而且爽快。

那一声召唤肯定是极其普通又极其独特。它透过密密的枝叶传过来，孩子们听到了，接着离去了。然而我就听不清楚。这一切是在我还来不及察觉的时刻里完成的。

早晨，当太阳还没有升出，果园里铺满了暗红色的曙光时，我就走了出来。空气清冷。树木间隙里遗留着冷丝丝的甜味。果子收走了，地上是片片落叶。到处都安然宁静，连鸟儿也不叫一声。一株株大树默默矗立，纹丝不动。工人们还没有上班，园子里看不到一个人影。一个大鸟被惊飞了，扑楞楞的翅膀扇动声传得很远。

前边响起金属碰撞的声音。我弯腰从树隙里看去，见有人在水井那儿提水。

提水的是一个女同志。她把装满水的铁桶放在一边，动手去整木头井盖。我看到的只是一个背影。停了一会儿，她拍拍手掌站起来。

她看了我一眼。

我一动不动地站在离水井几公尺远的地方。她马上垂下眼睑，提起一小桶水，将湿漉漉的绳子绾在另一只手里，轻快地迈下井台。

她的身影很快消逝在绿叶中。

可我刚才看到了什么？我看到的是一张彤红的脸庞，一对稍微有些圆的黑漆漆的眼睛；很挺的鼻子，多少显出些棱角的

嘴唇……她大约有二十六七岁，过分的成熟中透出了深深的温柔。上身是紫红色的衣服，束在了一条粗杠蓝条绒长裤中。她的腿又直又长，充满了力量；她的腰那么柔软。

这就是我刚刚看到的。在那一瞬间我突然想到了那个召唤孩子的声音：对，就是你了，是你在把孩子们呼唤过去！那种声音只能是你的！

我认定了她是一位教师。

这个早晨我久久地呆在了水井旁边。我端量着这口井：井筒是石砌的，上面的木盖因日晒雨淋已经半朽；井台不高，是方的，有两面砌了石阶。水滴晶莹，清晰地留在了青石上。我真希望她这个早晨来提第二桶水。她没有来。

一直到太阳升起来，我还在林子里走着。果园的一片碧绿在颤抖，无数的叶片像洁白的羽毛一样悬挂着，后来又成为紫红色，一片片落下来。不知道铺满地上的是落叶还是鲜花，我踏着它们往前走，双脚滚烫。正前方的白雾升到树梢那么高，成了无限长的一道白线。我越走越快，简直像要奔跑起来了。渐渐，我的全身都变得滚烫了。

后来我站住了。

一阵歌声像轻风一样飘过来。那是天真烂漫的声音。我循着歌声走去。

一间教室内，真的有一群孩子在唱歌。站在讲台上的就是提水的姑娘——我估计的一点不错！我的脸贴在一扇窗玻璃上，久久不愿移开。她会瞥过来一眼，会看到一个令人感到迷茫的形象吧？孩子们停止了唱歌，她微笑着看着孩子。

一束阳光投过去，我看到她的脸那么明亮，一些细微的光点在浓密的头发上闪动。她在说什么，我无法听清。但我从她

的神采上可以判断出一种语气。她的微微发红的脸庞好像渗出一层极其细密的汗珠，那么火热和生气勃勃。我最后注视了她一眼，离开了。

让我们相识吧。

整个的一个白天我都无心做其他事情。干燥的嘴唇抿来抿去，端起水杯又放下。我坐在窗前，望着南边的树木。这片果树枝叶中水分充足。树下是干净的土，是绿得发亮的草棵和微微变红的草棵。蚂蚱飞起来，在叶子上停留了一瞬，又落到泥土上。没有风，刚刚被摘去果实的树木默默的，像在等待着什么。不久就是更多更多的落叶，是北风和积雪。我突然觉得浓丽温厚的秋天是这么短暂。

当秋天过去了的时候，果园深处的人们会怎样呢？他们将穿上闪亮的皮衣服，戴上翻皮帽子，把树隙间的白雪踏得吱吱响。如果是个姑娘，她会穿一个半长筒子的、筒口那儿毛茸茸的小皮靴吧？阳光下，她踩着干冷的硬土往前走，两手插在上衣口袋里……我怎么不到果园里领略一下冬天呢？

傍晚，我到教师小食堂吃饭，恰巧和女教师坐到了一个小桌旁。我轻轻地呼吸着。

在小食堂就餐的人很少，大多数人在小窗口领了饭回去吃……小小的饭桌被我笨拙地晃动了一下，碗里的汤洒出了一点。汤在桌面上流动着，一直向她流去。她抬头看我一眼，笑了笑。

我真想说点什么。我甚至想告诉她：你领孩子们唱歌那会儿，我就站在窗外；我还想告诉她，我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，是第一次住在一个果园里。

她什么也不说。我知道她不会轻易对一个陌生人说话的。一个生活在果园深处的姑娘，我第一眼就看出，她把全部的灵秀